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二上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趙氏注

孫奭疏

疏

正義曰此卷趙氏分別爲第二卷也故云梁惠王章句下今據此卷章指凡十六章一章言人君田獵以時鍾鼓

有節與民同樂二章譏王廣囿專利以嚴刑陷民三章言聖人樂天事小以勇安天下四章言與天下同憂樂者不爲慢遊恣盜之行五章言齊王好色好貨孟子推以公劉太王好貨色與民同之六章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七章言人君進賢退惡八章言孟子云紂以崇惡失其尊名九章言任賢使能不遺其學十章言征伐之道在順民心十一章言伐惡養善無貪其富以小王大十二章言上恤其下下赴其難惡出於已害及其身十三章言事無禮之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十四章言君子之道正已在天強暴之來非已所召獨善其身而已十五章言太王居邠權也效死弗去義也十六章言讒邪構賢賢者歸於天不尤人也凡十六章合上卷七章是梁惠王篇有二十三章矣故各於卷首摠列其章目而分別其指焉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

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莊暴齊臣也不能決知之故孟

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王誠能大好古之樂齊國

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

諸孟子問王有是語不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

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乎色慍恚莊子道其好樂也王言我不能好先聖

王之樂直好世俗之樂謂鄭聲也曰王之所樂甚則齊其庶幾乎

今之樂猶古之樂也甚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曰可得

聞與王問古今同樂之意寧可得聞邪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

孟子復問王獨自作樂樂邪與人共聽其樂為樂邪曰不若與人王曰獨聽樂不如與眾共聽之為樂

也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

孟子復問王與少之人共聽樂樂邪

衆人共聽樂樂也

曰不若與衆

王言不若與衆人共聽樂爲樂

臣請爲王言

樂

孟子欲爲王陳獨樂與衆人樂樂狀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

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

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

兄弟妻子離散

鼓樂者樂以鼓爲節也管笙籥簫或曰籥若笛短而有三孔詩云左手執籥以

節衆也疾首頭痛也蹙頰愁貌言王擊鼓作樂發賦徭役皆出於民而德不加之故使民愁也

今王田獵

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

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

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

與民同樂也

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牲也羽旄之美但飾羽旄使之美好也發民驅獸供給役使不

得休息故民窮極而離散奔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

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

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

百姓欲令王康強而鼓樂也今無賦

斂於民而有惠益故欣欣然而喜也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

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

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

民同樂也

王以農隙而田不妨民時有憫民之心因田獵而加撫恤之是以民悅之也

今王

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孟子言王何故不大好樂劾古賢君與民同樂則可以王天下也何

惡莊子之言王之好樂也

疏

莊暴見孟子至則王矣。正義曰此章言人君田獵以時鍾鼓有節與民同樂也莊

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者莊
暴齊臣也莊姓也暴名也言莊暴見孟子謂暴朝見於齊王
王語暴以好樂之事暴是時未有言以對答之曰好樂何如
者故莊暴問孟子以謂王之所以好樂是如之何孟子曰王
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者孟子答莊暴之問也言齊王
之好樂至甚則齊國庶幾其治安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
莊子以好樂有諸者是孟子自見莊暴言好樂之後他一日
見於齊王而問之曰王曾與莊子語以好樂之事還有此言
否乎孟子稱莊子不稱曰暴者是孟子尊王之臣故不欲稱
其名也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
樂耳者是齊王自孟子問之後變其常容而有憤怒之色蓋
憤莊暴言己之好樂於孟子也故荅孟子曰寡人不能好古
聖王之樂古聖王之樂如黃帝之咸池堯之大章舜禹之韶
夏商周之濩武是也但能直好世俗樂耳如鄭衛之聲是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者孟子復對王而言也言王
之好樂至甚則齊幾乎治安孟子言齊國其庶幾乎以對莊
子對之齊王則止曰齊其庶幾乎者蓋對莊子則稱其國及
對齊王故不必稱國焉耳今之樂猶古之樂者是孟子見齊
王言不能好先王之樂直好世俗之樂故以此言今之樂亦
若古之聖王樂也但其要在能與民同聽樂爲樂耳遂以此

問之曰可得聞與者是齊王問孟子言古今之樂一同寧可得而聞知之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者是孟子欲以此問王使王知與民同樂樂爲樂也故問之曰王獨作樂爲樂邪與人同樂爲樂邪曰不若與人者是齊王荅孟子亦以爲獨樂樂不若與人同樂爲樂也曰與少樂樂與衆樂孰樂者是孟子復問王與少人同樂爲樂與衆人同樂爲樂孰樂邪曰不若與衆者齊王亦復荅孟子以爲不若與衆人同樂爲樂也臣請爲王言樂孟子於此知齊王亦識與衆同樂之意乃爲王陳其獨樂與衆同樂之効故不待王問而自請言之也今王鼓樂於此至與民同樂也者皆孟子陳獨樂與衆樂樂之文也言今王鼓作其樂於此國也百姓之人聞王鍾鼓之聲與管籥之音舉皆疾痛其頭又蹙頞愁悶而交相告曰我王之好作樂爲樂發賦徭役使我至於此之極也父子不得以相見兄弟妻子又皆離散之以其如此故百姓所以頭痛蹙頞愁悶也又言今王田獵於此國百姓之人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好舉皆蹙頞愁悶疾痛其首而交相告曰我王之好田獵禽獸如何使我供給役使不得休息而至於如此之極父子不得以相見兄弟妻子皆離散之然則王之鼓樂田獵而百姓皆如此者無他事焉是王之不與民同其樂也言今王鼓樂於此國百姓聞王鍾鼓之聲音管籥之音

舉皆欣欣然有喜色而交相告曰我王庶幾無疾病也何以能鼓樂於此言百姓皆欲之康強不特止於庶幾無疾病也苟即庶幾近於無疾病則王亦何以能鼓樂也又言今王田獵禽獸於此國百姓之人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好舉皆欣欣然有喜色而交相告曰我王即庶幾近於無疾病又何以能田獵也此言又欲王之康強不特止於庶幾無疾病也然則王之鼓樂田獵百姓皆如此欲王之康強者無他事焉是王能與民同其樂也言今之王能與民同樂爲樂則爲之王者矣云鼓樂者蓋鍾以止爲體鼓以作爲用故凡作樂所以謂之鼓樂也云音與聲者蓋鍾鼓言聲以其聲之單出故云聲也管籥車馬言音以其音之雜比故云音也然車馬亦謂之音者蓋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故也聲之與音合而言之則聲音則一也別而言之則單出爲聲雜比爲音詩云嘒嘒管聲此言管籥之音是聲音之通論也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廩食以數百人喜鄒忌鼓琴卒授之國政是安知與衆樂樂邪此孟子所以陳其與民同樂之意也。注鄭聲也。正義曰論語云鄭聲淫以其能惑人心也孔傳云鄭聲惑人心其與雅樂同也。注鼓樂至百姓愁。正義曰周禮鼓人掌教六鼓以節聲樂鍾師掌金奏注云以鍾鼓奏者先擊鍾次擊鼓以奏九夏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

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祓夏驚夏凡九夏是也
故附于此云管笙籥簫或曰籥若笛而有三孔者案禮圖云
笙長四尺諸管參差亦如鳥翼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者謂
之和郭璞爾雅云二十三管為籥風俗通云舜作竹籥以象
鳳翼周禮笙師掌教吹籥後鄭云籥如笛有三孔是也詩云
左手執籥蓋邶詩簡兮之篇文也注云籥六孔言碩人多才
藝又能籥舞言文武備也釋云首頤也頤鼻頤也言齊王擊
鼓作樂其使民徭役苦楚皆蹙其鼻頤而愁悶也○注田獵
至奔走也○正義曰釋云獵田也蒐狩苗獮是也案魯隱公
五年左傳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講武事也杜預
曰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
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羽旄者案左
傳魯襄公十四年范宣子假羽旄於齊定公四年晉人假羽
旄於鄭杜預曰以析羽為旄為王者旂車之所建也又案司
常九旗之數又有全羽析羽釋云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
也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蓋公孫丑篇文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
王言闕文
王苑圖方

七十里有之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於傳文
有是言
曰若是其

大乎

王怪其大

曰民猶以為小也

言文王之民尚以為小也

曰寡人

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

王以為文王在岐山之時雖為

西伯土地尚狹而囿已大矣今我地方千里而囿小之民以為寡人之囿為大何故也

曰文王之囿

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

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芻蕘者取芻薪之賤人也雉兔獵人取雉兔者言文王聽民往取禽

獸刈其芻薪民苦其小是其宜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

敢入

言王之政嚴刑重也

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

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

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

則是方四

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設陷阱者不過

丈尺之間耳今王陷阱乃方四十里民言其大不亦宜乎

疏

齊宣王至不亦宜乎○正義曰此章譏王廣囿專利

嚴刑陷民也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者是宣王嘗聞文王有囿方闕七十里故見孟子問之還是有之否孟子對曰於傳有之者孟子荅之以爲書傳之文有言也曰若是其大乎者宣王怪之以爲文王問如此之闕大民猶尚以爲之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者宣王又問孟子言寡人之囿但方闕四十里而民猶尚以爲之大是如之何其差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者孟子言文王之囿方闕七十里而採芻草薪木之賤人與獵雉鳥兔獸者皆得往其中而有所取之是其與民同共之故民以爲小不亦宜乎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者孟子對王稱臣言自臣始初至於王之齊境問其王國禁令然後乃敢入其國中也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者孟子言自臣入王郊關之內乃聞王有苑囿方四十里之廣其有於中殺其麋鹿者如殺其人之罪而科之如此則是王爲阱陷方四十里之廣於國中以陷其民也故民以爲大不亦宜之乎凡此是皆孟子譏王之專利而不與民同也傳云天子之囿方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文王之國百里之國或者以謂有七十之里爲苑囿是如之何

其差殊不知文王百里之國是其始封之時制也七十里之
圃乃文王作西伯之時有也周制上公封四百里其食者三
之一豈七十里之圃特止山川不可食之地與彼有子虛者
以謂楚地方千里而圃居其九是可食之地亦鞠爲遊畝之
地耶是安知周制之法與○注云文王在岐山之時雖爲西
伯土地尚狹而圃以大者○正義曰案鄭玄詩譜云周之先
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商始遷焉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
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墳之諸侯是文
王繼父之業爲西伯於岐邑也商之州長曰伯謂爲雍州伯
也子夏云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文王因之亦爲西伯焉論
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時宜七十里之圃而民
猶以爲小也○注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闕者○正義曰周
官閭師掌國中及西郊之人民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爲郊二
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載師掌任
土之法以宅田土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
田任遠郊之地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云四
境郊皆有關者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問與鄰
蓋四郊之門也

之道孟子對曰有

欲爲王陳古
聖王之比也

惟仁者爲能以大事

孟子注疏卷二
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

葛伯放而不祀湯先助之祀詩云昆夷允矣惟

其啄矣謂文王也是則聖人行仁政能以大事小者也

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

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

獯鬻北狄疆者今匈奴也大王去邠避獯鬻越王勾

踐退於會稽身自官事吳王夫差是則智者用智是故以小事大而全其國也

以大事小者樂天

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

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聖人樂行天道如天無不

蓋也故保天下湯文是也智者量時畏天故保其國大王勾踐是也詩周頌我將之篇言成王尚畏天之威於是時故能

安其太平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之道也

王謂孟子之言大不合於其意答之云寡人有疾在於好勇不能行聖賢之所履也

對曰王請無

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

之勇敵一人者也

疾視惡視也撫劍瞋目曰人安敢當我哉此一匹夫之勇足以當一人之

敵者也

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

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

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之篇也言文王赫然斯怒於是整其師旅以

遏止往伐莒者以篤周家之福以揚名於天下文王

一怒而安民願王慕其大勇無論匹夫之小勇而已書曰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

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尚書

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爲作君爲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已所謂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

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

衡橫也武

王恥天下一人有橫行不順天道者故伐紂也

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

好勇也

孟子言武王好勇亦則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今王好勇亦則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恐

王之不好勇耳王何爲欲小勇而自謂有疾也

疏

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樂天

賢者知時仁者必有勇也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者孟子欲宣王問孟子以交接鄰國其有道乎孟子對曰有者孟子欲陳古之聖王而比之故荅之曰有道也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至于時保之者是皆孟子陳古之聖王而比之之文也言惟有仁者之君乃能以大兩奉事其小是故葛國之伯不祭祀而湯且遺之牛羊而助之是湯事葛也文王西有昆夷之患而以采薇薄伐肆不殄厥愠是文王事昆夷也昆夷西戎之國也惟智者乃能以小奉事其大是故太王去邠避狄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免是大王事獯鬻也勾踐退會稽身自官事吳王夫差是勾踐事吳也勾踐越王也以其大奉事其小是樂行天道如天無不覆者也以小奉事其大以其量時畏天者也故樂天者如湯文遂能安天下畏天者如太王勾踐遂能安其國故詩之周頌我將之篇有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蓋言成王能欽畏上天

之威故能安持盈守成太平之道也此孟子所以引之而證其言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者宣王謂孟子之言大不合已意故荅之曰大哉言矣以言其寡人有疾而疾在於好勇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者是孟子又荅宣王言宣王也今請之無好其小勇也夫按劍瞋目疾視而號於衆曰彼安敢當敵我哉此則一匹夫之小勇只可以抵敵於一人者也故曰王請大之也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者此詩大雅皇矣之篇文也孟子所以引此者蓋欲言文王之勇而陳于王也故曰此文王之勇也其詩蓋言文王赫然大怒以整其師旅以止往伐莒以篤厚周家之福以揚天下之名也言文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者謂文王亦以此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者此周書之文也孟子所以又引此書云者蓋又欲言武王之勇而陳于王也言天生下民而立之君師以治以教之惟曰其在助相上帝寵安四方有善有惡皆在我天下安有敢違越其志者也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者一人指紂而言之也言紂一人縱橫逆行其道而不順其天故武王心挽恥之於是伐紂也凡此是

武王之大勇也而武王於是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曰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者孟子言今王若能如文王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天下之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注葛伯不祀至小者也。正義曰書云葛伯不祀湯始征之孔安國云葛國也伯爵也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不祀湯使人遣之牛羊又不祀湯又使人往爲之耕是其助之也詩云昆夷允矣惟其喙矣謂文王也者蓋引大雅緜之篇文也箋云昆夷夷狄國也見文王之使者將士衆過已國則惶怖驚走奔笑入柞械之中而逃甚困劇也又云駟突也喙困也趙注引此而證以解作文王事昆夷大與詩注不合又云大王避狄文王伐昆夷成道興國其志一也是文王未嘗事之也今孟子乃曰文王事昆夷者昆夷西戎之國也詩之采薇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注云昆夷西戎也是也今據詩之箋云乃曰伐昆夷與孟子不合者蓋文王始初事之卒不免故伐之也始初之時乃服事殷之時也趙注引昆夷允矣惟其喙矣蓋失之矣。注獯鬻至其國也。正義曰案何叔傳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獯鬻戎居于北邊夏道衰公劉變于西戎邑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餘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走于岐山後至六國遂爲何奴是也云越王勾踐退會稽而身自官事